

天國春秋

著 笙 翰 陽

行 刊 社 版 出 益 寧

全劇人物：

楊秀清 東王，四十二歲。

韋昌輝 北王，四十歲。

洪宣嬌 天王妹，西王娘女館總稽查，曾領太平女軍，人咸呼之爲女元帥，三十二歲。

傅善祥 恩賞丞相，女館團帥，太平女子天試，名列第一，人咸呼之爲女狀元，二十六歲。

賴漢英 國舅，四十六歲。

侯謙芳 恩賞丞相，卅六歲。

張子朋 恩賞丞相，卅四歲。

張炳垣 當過滿清廩生，卅六歲。

天 國 春 秋

唐正財 水營天將，四十歲，

陳桂堂 將軍，四十一歲，

朱靜貞 善祥嫂嫂，卅五歲，

雲 姑 宣嬌女侍，十五六歲。

紅 鸞 秦淮名妓，二十歲，

丞 宣 甲乙丙丁

參 護 甲乙丙丁

女 侍 甲乙丙丁

男女賓客 甲乙丙丁……

僞裝醫生 甲乙丙丁……

天兵 甲乙丙丁……

第一幕

時：

太平五年元月十五日——從黃昏到深夜。

人：

楊秀清

章昌輝

傅善祥

洪宣嬌

賴漢英

侯謙芳

天國春秋

天國春秋

四

張子朋

張炳垣

朱靜貞

陳桂堂

女侍甲，乙，丙，丁。

景：

東王府內傳善祥的書室。

室的正中有一圓門通外面走廊，左右兩邊各有一排雕窗，左邊窗下，紫檀木的小几上，陳着一個古鼎，右邊窗下，小型的翠檯上，橫放着一把古琴。

左壁上掛着書畫，壁前放着一張古式的書桌，右壁有一門通善祥臥室，側角上擺着一張圓桌，桌上瓶中插着梅花，桌旁散放着三五個圓凳。

室內門邊捲掛着紅色長幃，廊簷上和室空中都高懸着各式各樣的紗燈三五。

室外走廊下是一個小花園，園中植着松梅，從松枝梅影間望去，還隱然可以瞧見多寶樓的簷角。

這時正是元宵節，東王府中鼓樂齊鳴，廊園外，笑語喧嘩，府外街中龍燈獅燈大鬧元宵的歡聲，也不斷的傳了進來，室內外的氣氛，都顯得異常的熱鬧。

幕啓時，室中無人，侯謙芳正從走廊外圓門中走了進來，他向室中張望了一會，樣兒好像有些驚詫。

侯謙芳：噫，這傢伙約我來的，怎麼我來了，他倒還沒有來啦，（向窗外望望）他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朱靜貞：（在右邊門內）誰呀？（走入）哦，是侯丞相，今兒晚上我們這兒可真熱鬧！

侯：是的，嫂嫂：真熱鬧極了。

朱：像這樣熱鬧的日子，在我們東王府裏恐怕是很少有的吧？

侯：是的，真是很少，這一來呢，今兒是元霄節，朝中的許多文武都要來拜賀殿下，二來呢，令妹傅狀元在幾天前晉封成了恩賞丞相，也有許多人要特來賀喜，三來呢，外邊多寶樓中的古物剛剛佈置完成，更有許多人要來觀光，所以我們這兒，就比什麼時候都要熱鬧得多了，嫂嫂！您都沒有出去玩玩麼？

朱：已經去過了。

侯：傅狀元呢？（指着通臥室的門）在裏邊嗎？

朱：不在，有什麼事麼？我找她去。

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你千萬別要去驚動她！今兒她可真忙極了啦，我們這裏到的貴賓那樣多，她一會兒要招待這個，一會兒又要應酬那個，真瞧她不出，

纔雖說還是那樣年輕，說起話來却有根有底，頭頭是道啦！

朱：您太誇獎她了。

侯：不，我一點不說假，就拿今兒來說吧，那多寶樓中擺設了那麼多的金石書畫，瞧我們朝中那些老粗，哪個懂呢？你看善祥：一張張的替他們解釋，一件件的跟他們說明，我在旁邊聽了，真佩服啦！

朱：那算得什麼！是您說得太好了。

侯：嫂嫂！像令妹這樣才華絕代的人，實在還沒有瞧見過呢？難怪我們東王要這樣的重用她了。在我們天朝的人，都在那兒得意洋洋的說：我們天國女子中文有傅善祥，武有洪宣嬌，一個是才子，一個是英雄，這兩個人簡直是我們女子中的雙絕！

朱：您實在太過獎了，善祥那兒敢跟西王娘兩人相提並論呢！說到這兒我倒想起一

件事來要請教您了。

侯：什麼事？

朱：聽說自從西王娘娘寡居以後，她是常到這兒來住的，可是自從我們搬進東府以來，怎麼很少見她來了呢？

侯：（有點窘）這個……大概是我們東王殿下的病好了呢。

朱：（驚疑）難道西王娘娘還會醫病？

侯：是的，而且醫道還很不差。

朱：她能醫什麼樣的病呢？

侯：她最拿手的是醫人的心病。

朱：東王可也有心病麼？

侯：有，還病得很深呢！可是只要西王娘來一動手，說也奇怪，殿下的病馬上也就

可以不藥而愈了。

朱：呵，真想不到西王娘還有這樣大的本領啦！

侯：是呀……嫂嫂，傅狀元大概一時還不會有空的吧！

朱：我想您一定有事找她，還是讓我瞧瞧她去，哦，你就在這兒等一等。

（朱靜貞走出去後，張炳垣笑着走了進來）。

侯：好傢伙！你到哪兒去了啦？你約我到這兒來你又爲什麼老不來？

張炳垣：你急什麼呢！你怎麼樣，近來可睡得着？

侯：你問我這個幹什麼

張：我是問你還常做夢麼？

侯：做什麼夢？

張：（搖頭擺腦很酸狡地）當然應該做個把好夢囉。古人說：『日有所思，夜有所

夢」，自己抱在懷裏的美人兒被別人家搶去了，難道你竟連夢都不做麼？

侯：請你少跟我胡說一點！

張：告訴你，老兄！別人家却每天晚上都在夢着你啦！

侯：請你少跟我說點夢話，我問你：紅鸞究竟怎麼了？

張：（狡笑）紅鸞麼，不是每天都在乖乖的陪着我們北王嗎？

侯：我要你告訴我這懺悔嘛！你是常在北王身邊辦事的人，差不多天天可以和紅鸞

見面的，她告訴過你什麼沒有？她究竟打算怎麼辦？

侯：她告訴我的話，當然很多啦。

侯：那就請你說啦，你老跟我兜圈子幹什麼！

張：你急什麼啦，昨兒晚上我碰着紅鸞，她傷心的對我說：她很恨你？

侯：她恨我幹麼？

張：她恨你不去打救她！她說她雖然是一個妓女，可是當你還在金陵做間諜的時候，她就嫁給你了的，韋昌輝雖是北王，爲什麼可以趁着金陵城破的時候，霸佔人家的妻室！她說你沒有魄力，沒有骨頭，眼睜睜的瞧着你自己的女人被人家強姦，你却像烏龜樣的把頭縮着不敢去跟人爭鬥！

侯：這真是天曉得，我怎麼沒有去爭呢，可是韋昌輝的厲害，她不是不曉得的，我要是不在東王身邊辦事的話，恐怕我的腦袋早就被他砍了！

張：那麼你究竟打算怎麼辦？

侯：我有什麼辦法呢，這就只有全仗你的大力了。

張：這點小事兒，我相信總多少還有點辦法。

侯：那就懇求你快點替我們想個辦法啦！

張：你忙什麼呢！古語說「急色兒欲速則不達」，我倒要問問你，我從前託你的事，你可跟我辦到沒有？

侯：你託我什麼事啦？

張：（不滿）唉，你瞧，你連事情都跟我忘了，你還够不夠朋友！我問你，我要你把朝陽門的守將張澤沛介紹給我做朋友，你辦到沒有？

侯：那容易，那容易，澤沛跟我是老弟兄，我兩天內，一定給你辦到。

張：謙方啦，你知道我是棄暗投明到你們太平軍中來的，多半因為我從前戴過滿妖的頂子，做過什麼秀才廩生，所以願意跟我做好朋友的實在很少，這你得多幫我一點忙，替我介紹介紹，拉攏拉攏。

侯：那還用說麼，我一定照辦，一定照辦，（陳桂堂入）

陳桂堂：（對張）我什麼地方都找過了，你跑到這兒來幹什麼啦，（忽然發現謙芳

連連改口）哦，候丞相也在這兒。

侯：是的，陳將軍你也來了。

陳：我是來拜候殿下的（忽對張）啊炳垣，你知道嗎？剛才北王也到了啦，也許就要到這兒來呢。

侯：（一驚）炳垣！我的事兒重托你，我得先走一步，不能奉陪你了，（慌張而去）

陳：（見侯去後）好傢伙！只有這樣才能嚇走他！

張：你找我幹嘛，有什麼事麼？

陳：（走近，鬼鬼祟祟地）向榮向大人祕密派來的人，已經走進城來了……

張：（急止之）當心點！（舉目四顧）這是東王府，你怎麼這樣大意啦！那個人在什麼地方？

陳：在你指定的那個地方，他等得着急，我看，你還是快點去吧！

張：唔，我知道，（走廊上響過來一陣腳步聲）你快點走開啊，有人來了。

（陳桂堂急下。張子朋走了進來。）

張子朋：炳垣，你怎麼一到東府，幾溜溜就不見了？北王殿下要我來問你：他那十條籌徵錢糧辦法的奏稿，你擬好了限有？他明早進宮的時候就要的啦。

張：請你放心，今晚至遲三更時分，我一交定卷，不過子朋你可知道北王這十條辦法恰巧跟東王要實行的天朝田畝制度相反的嗎？

朋：那怕什麼呢，你要知道這可不是我們北王個人的意見！

張：唔，還有誰贊成這十條辦法？

朋：可多啦，聽說洪氏諸王和許多大臣都很贊成。

張：那就好了。這樣說來我今晚上更非交卷不可了。

朋：好得很，那我馬上就照你的說法，告訴殿下去。

張：別忙啦，多在這兒談談好麼？我問你：子朋，我們堆了一年多的貨物，是不是找不到那麼多的船來運走？

朋：你猜得一點不錯，我們不是外人，現在船沒有，你看有什麼辦法！

張：船不是多的是嗎。

朋：船都在水營天將唐正財的手裏，現在上遊軍情吃緊，沒有東王的命令，誰敢去拿船，你真不要你的腦袋了麼！

張：你說上游吃緊，我問你；鎮江吃不吃緊？東王運兵該要船，北王運聖貨該不該要船？東王可以下命令，北王身負兼管天朝聖慮大責，為什麼就不可下命令？東王的命令該服從，北王的命令為什麼就不該服從？

朋：你的話，有道理，有道理，炳垣我看我們還是快點回去詳細的商量吧。

張：兄弟從命。

(遠遠響過來一陣腳步聲)。

(鼓樂聲齊鳴，笑語聲騰起)。

朋：(站在窗前張望)呵，您瞧，北王殿下來了，傅善祥也來了，我們還是快走吧？

(兩人從圓門右邊急下。)

(東府參議，遠遠的在走廊上高呼：「北王殿下駕到」！「國舅駕到」！)

(章昌輝賴漢英先從左邊走廊上走進，傅善祥帶着四個女侍隨後跟入)。

傅：(笑對章賴)請坐，殿下，國舅！(轉對女侍)快去端茶來！

(四女侍從右邊門中退去)。

章：(環顧)善祥！你這間書房佈置得真好極了！

賴：是呀，我也覺得很好——好就好在我說不出牠的好來。

傅：(淺笑)是殿下和國舅說得太好。